

增注
訂

續文章軌範

卷之三

序目
一之三

津田文庫
文庫1
1704
4





續文章軌範序

鄉進士秀水一山王體仁撰



敍曰。文者材也。藝也。心者文之府也。材蘊于心而
 其文萃。文泄乎心。而其文精。故工于文者原于心
 而集文也。工者亦原于心也。世也。集文者。鹵莽率
 略。徇耳目。棄心是非。舛訛黑白。眩真春穠。與秋枯
 出。黃鐘與瓦釜同鳴。豈足以垂世植範也哉。玄崖
 鄒子與予同游。緒山先生門。擅良知也。敍接心
 學止原。尚追古訓。游心達謨。仰疊山之軌範。惟選



010190603410

文止弗續。迺倣商邱續綱目行義止例。博觀歷代
止文。如賈誼止通達。匡衡止抗疏。太史公止身聞。
未與軌範止選者。不可以弗續也。昌黎止進學解。
桺州止梓人傳。六一居士止本論。老泉東坡止諫
論。續楚語論。未備於軌範止選者。不可以弗續也。
疊山上容齋書。與澹菴奏議爭光。而未獲自列。子
軌範止選者。不可以弗續也。我朝覆瓿止謀略。
潛溪止才識。遜志止節義。陽明止道學。發止爲議
論。吐止爲文辭。駕軼秦漢。相附後先。時異而未遇

軌範止選者。不可以弗續也。遂集成一帙。名曰續
文章軌範。以附于文章軌範止末。要皆爲業舉者
設也。亦謝疊山止意也。是故弗肆意以變其體。稽
篇卷以襲其數。考本末以覈其凡。析章句以辨其
要。揆宏放幽隱。以闕其奧。夏先出後處。以尚其通。
如荆山止璞。遇卞和。渥洼止馬。遇方歿也。駑駘莫
石。其能方駕而並陳也。邪嘉靖甲寅夏五月。梓于
金陵。天下始獲覩其完文。一公止教。心領默會。神
遇于一堂。而忠孝節義止心。油然自生。伊傅周召

數音因人
名。音相馬
者。即九方
皋也。

事功不必遠有所求矣。陽明所謂堯舜其君止，心不在舉業止後者，誠哉是言也。若假此以為釣利止餌，希祿止媒，則文章軌範先失矣。又何文章軌範止續云。

序 畢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目錄

第一卷

大昭字集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伯夷列傳

太史公

屈原列傳

太史公

卜居

屈原

渙父辭

屈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第二卷

代字集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潛夫責忠篇

王符

對楚王問

宋玉

項羽贊

太史公集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賣柑者言

劉覆瓿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貨殖傳

太史公

第三卷

文字集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說難

韓非

論伐匈奴論

王父偃

吊古戰場文

李華

游俠傳序

太史公

說商君說

趙良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諫逐客書

李斯

諫吳王書

枚乘

論神怪

谷永

第四卷

運字集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

馮用之

本論

歐陽公

諫論

蘇老泉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續楚語論

蘇東坡

酷吏傳序

太史公

論志

朱伯賢

第五卷

自字集

小心文

過秦論上

賈誼

過秦論下

賈誼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論賢粟

晁鎔

上德緩刑書

路溫舒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政事堂記

李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相如

第六卷

天字集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報燕惠王書

樂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答蘇武書

李陵

後出師表

諸葛武侯

陳情表

李密

卻聘書

謝疊山

第七卷

開字集

小心文

樂書論

孔子世家贊

范睢蔡澤列傳贊

張耳陳餘列傳贊

蒯通贊

言傳喜書

梓人傳

聖王得賢臣頌

五代史伶官傳論

太史公

太史公

太史公

太史公

班孟堅

何武

柳柳州

王褒

歐陽公

與蓋寬饒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待漏院記

庾子玉生

柳柳州

王元之

文章軌範續集目錄畢

讀文章軌範凡例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轉或提或連

提點轉換

妙境

佳境

字母或主意

字祖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續文章軌範 凡例六

大段落

大段落

小段落

段落中枝節

承上起下一篇岐路處

- 一 凡上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俱九我先生手採羣書批詞或先生手錄諸長老所傳批詞大都品鑒精核者輯之否則削去
- 一 凡上無標識某公某公者皆九我先生所自批評總之出自先生者十之五六出自諸長老者十之三四
- 一 集中或圈或點或抹或斷或句或畫俱文字大旨所係深意

所存要非艸艸所得皆出九我先生手自裁定

一 續文章軌範原係東廓先生批選所深致意者也大有補舉業者不遺於舉業稍遠者不輯故採自秦漢唐宋以及國朝諸名家備疊山軌範之所未備今不敢妄自增益姑仍其舊

凡例畢

其蓋... 昭字集... 批選...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一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一

明 東廓先生 鄒 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 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 廷機 訓註

日本 羅州先生 源 暉辰 校訂

放膽文

進學解

唐書韓愈本傳云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至七年復為國子遷為博士後為四門博士矣及元和八年愈以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發明己意執政奇其才遷比部郎中



爬音琶別
音暢扶音
決

設為先生
也詞
鳳洲曰議
論是舉業
正印
四語可謂
名言狀文
公之意微
有含蓄
幸字有含
蓄
迂云語健
先敘此四
段段段周
悉句句雕
畫

國子先生林西仲曰元和六年公復降為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大館下誨
止曰業精于勤荒于嬉業指文學行成于思毀于隨林西仲曰隨任其自狀不著意也二句是下手工夫方今聖賢相逢聖主賢相治具畢張林云所以
不庸心羅別決林云求刮垢磨光林云含其瑕疵曲成不遺蓋有幸而
獲選孰云多而不揚林云已上十句言國家求才切為業精行成也效諸生業患
不能精無患有司也不明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也不公四句
勉勵學者也辭林西仲曰此段是進學本旨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林云有年二字自前番為博士三年俱算在內先生
口不絕吟于六藝止文手不停披于百家止編紀事者必

觚音底角
繩
尋徐心切
繼也

姚音遙舜
姓也
姒徐里切
夏姓也
聲五交切
廢雅謂不
入人語也

兩句見文
公有功于
斯文處
謝云謂文
公作文專
占地步數
段于設難
中寓自任
意地步最
高

提其要林云便纂言者必鉤其玄兩句是讀書法負多務
得細大不捐林云防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林云把業觚排異端攘斥佛老林云闢補
苴罅漏補綴緝也其包累也謂綴緝張皇幽眇林云闡尋
墜緒止茫茫獨旁搜而遠紹林云二句承補苴張皇障百川
而東止迴狂瀾于既倒林云二句承觚排攘先生之于儒
可謂勞矣林云以有功于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林云浸于
其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林云為文悉上規姚姒渾渾燕涯
周誥殷盤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佶屈聱牙
難遊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林云為
難讀

續文獻通考

卷之...

...

不棄者而况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飾按漢書賈指之日高入聖域而意不擾公取此語反用先輩去公之一語無亦無來歷者信哉

此句含不盡之妙此先生是自謂對弟子之言

以此兩轉讀之見其聯貫不見其疎漫

見道之言是地步高處

弘逃讒于楚廢成蘭陵林曰解上竟是二儒者吐辭為經

林日業舉足為法林曰行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

何如也言二賢不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林日解

絕吟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林日解上極文雖奇而不濟于

用林日解上沈行雖修而不顯于眾林日解上少始知學

不能如猶且月費俸錢歲靡與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

織林日藉以活家解乘馬從徒安坐而食林日藉踵常途

此役役窺陳編以盜竊林日逐隊為博士剽竊章句以教

然而聖王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林日解上

見助句自季其遇動而得謗名亦隨林日解上動投

開置散乃分林日解上凡不見治句此段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林日祿計班資之崇庠林日爵忘己量之所

稱指前人之瑕疵林日前人猶前輩暗指執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杖為楹大杖也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羊欲進

其豨苓也林日昌陽即菖蒲可以延年豨苓即猪苓王參

味方知前段結語不使直言宰相抱前二喻有無窮之

孫盛夫評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

旨出於揚雄解朝東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過也

洪容齋評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

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庠音卑下也

杖音

本州昌蒲一名昌陽

有關東有昭應

鄒東廓評

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句，全得左氏妙處。初學讀而久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又云：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及後，動而得誦，名亦隨之。四句此意于學者，極有補余選續文章軌範首取此篇而終之，以待漏院記者先處而後出也。與疊山先生先出後處正相反。冀後學熟讀此集出而有為于天下云。

林西仲評

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朝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自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卻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數老嗟卑之迹，其實數老嗟卑之心，無有甚于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按本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攷元和六七宰相為權德輿、李絳，皆有文名。自狀針芥相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

伯夷列傳

太史公

進學解後
繼以伯夷
屈原傳者
見二人亦
儒之流不
可不攷其
傳也。

林西仲曰：此篇人無不讀，讀者無不贊其妙。至問其去言之意，則茫如也。蓋此篇為列傳之首，作者以為上下千古，豈無逃讓高義如夷齊其人者，即虞夏間所稱許由、隨、光輩，在六藝既無所技，信又未經聖人論定，雖有所傳之言，所見之家，總屬疑似，欲為之大傳，不可得也。惟吳太伯夷齊軼事，得夫子序列之言，縱不見於六藝，其人品確有可據者，但夫子言伯夷無怨而世俗所傳采薇軼詩，有命衰之詞，又稍涉於怨。與夫子所言不合，似世俗所傳之詩亦未必真也。若就常理而論，以伯夷善行如彼，自不應餓死首陽。宜其有怨，不知天道與善，之說本不可恃。如顏之夭，跖之壽，古今徃徃如此。揆伯夷之志，惟有行法俟命，不以命衰改節，餓死亦所甘心。自當以夫子無怨之言為正也。狀伯夷得夫子之言，名垂後世，氣類相感，似非偶然。不狀亦等於由光輩湮沒於巖穴間，吾亦不能為之大傳矣。今聖人徃矣，閭巷砥行者必不能自傳，雖欲大名，非藉有間達者相推引，何以見於後世。蓋大名如是之難也。伯夷首陽之名，豈非幸哉。

即堯讓舜
也難以明
讓許由也
王鳳洲曰
始言傳舜
若是也難
疑無許由
事繼言親
見許由家
又疑其事
可信正太
史公妙處
許由必是
隱于箕山
但言其避
讓非也

吾邦亦有
改作伯夷
傳者其人
也所見古
今和漢同
一軌轍乎
殆不勝噴
飯耳

此篇妙處
狂敘事與
議論開襟
而王鳴陽
少也倫考
訂伯夷傳
亦自可嘆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林西仲曰六藝不載詩

書雖欽於虞夏之文可知也虞夏之文即堯典舜典大禹

光皆虞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林曰舜

乃試之於佐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狀後授政林曰授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也難也林曰此虞夏之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恥也逃隱及夏也

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林曰以堯舜讓位也難觀

言未必實太史公曰林曰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

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林曰又似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如吳大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林

皆以天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概榘榘也畧也○林西仲

見於六藝與由光同但得孔子之言故可也大傳若由光

未得孔子序列則其人其事狂有無之間豈可為據○自

篇首至此言列傳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林曰悲其睹逸詩可

真焉軼遺逸軼詩採薇之詩也真其其傳曰林曰引舊傳

傳皆史遷自撰獨此引舊傳以與夫子之言印証故加其

法不同讀者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大叔齊及

而逃也國人大其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

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高才

卷一

五

品字箋以手挽馬首謂之扣馬亦伯叩馬者乘馬必駕車或四馬或六馬單騎始於六國故六經無騎字夷齊之諫先儒固疑之當時何有扣馬之事亦可見其偽撰也一端矣

太公以義人許夷齊則伐紂非其本心亦自可見
篇中用怨字命字天字名字為眼目

即歌辭疑其有怨
程子謂太史公以私意度天道指顏跖二人而較之非知天者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朕
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哀矣干嗟數辭徂往也
死亦是命遂餓死於首陽山林曰傳詞止此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林曰詩詞既有怨意則所傳者亦未必真朕舍此更別無所攷信矣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朕回也屢空糟糠

睢呼維切
恚睢恚意怒視也或云自用也貌

此引回跖以終上文與善不信之說
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此又因論回跖及甚人
結言天道不足信
此承言天道雖有不信處朕吾人不可因

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林曰因詩中命哀之語疑以伯夷之善不宜餓死舉顏回也
貧且夭以証天道報善之爽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兇暴惡戾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林曰又舉盜跖之惡而壽以証天道報不善也
爽若彼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林曰為人而終身逸樂所不設為
富厚累世不絕林曰不但盜跖而已或擇地而蹈之時朕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林曰不但顏淵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林曰自天道無親而已
可恃若為善而必責報則未免有怨言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

是阻為善

鳳洲曰善

惡報應也

說太史公

深疑之東

坡三槐堂

銘云此皆

歸于天也

未定則善

惡之報可

必狀後曉

狀無疑矣

唐荆川曰

善雲士謂

聖賢之言

傳世者非

謂傳世者

也京房易

占言雲要

其下必有

賢人隱逸

民傳嵇序

早有青雲

之心陶弘

揚子雲解
嘲云當塗
者入青雲
則青雲豈
指在下者
耳哉唐說
未穩

林西仲曰
篇末不用
贊語蓋合
傳贊為一
篇純用虛
筆故反覆
援引錯綜
變化致讀
者目迷五
色當於承
轉換處
細釋之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狀後知松柏之後凋舉

世汗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林曰言士各有志不

能相強豈以為善不獲報而改節乎此伯夷君子疾沒世

所以餓死而不怨自當以夫子之言為正也

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歿權眾庶

憑生四句出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林曰言伯夷雖餓死所以可貴者以名存也在

夫子是不幸中有大幸也不朕則其舊傳之詞伯夷叔齊

亦與由光輩同歸漸滅安敢取信為之大傳耶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林曰

前因以顏淵伴講此處緊接上文大名家巖穴之士趨舍有

之意應前屢空蚤犬一段筆法精密

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林曰又自夷齊顏回之外

首由光相應閣巷之人欲砥行大名者非附青雲之士

惡能施於後世哉林曰承上言巖穴之士多不能傳者以

不出閭巷耳今閭巷之人欲砥行大名安得聖人如孔子

者而稱之若附閭達於時之人亦可自見不朕鮮有不湮

滅者淡慨後世大名之難也又推出一層說舊解不但與

上文重複且青雲二字可笑按范睢傳須賈云不意君

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則

鄒東廓評此篇傳伯夷而先敘登箕山見許由冢云云者

天道善人直斷之其始傳文之淡遠者矣

林次涯評此就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列傳不

同蓋傳之變體也屈原亦朕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遇禍災盜跖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遷已知之矣

茅鹿門評余讀揚升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

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未嘗不嘆其研精史

學後讀太史公自敘曰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
武攸興古公王迹闔閭殺僚賓服荆楚夫差克
齊子胥鳴夷信齧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
吳世家第一乃知升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曰
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
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
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槩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軼
詩寫怨者皆付之冰消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
公縱橫妙處羅景綸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傳亦狀

李九我評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洵亂惟
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闕狀虞夏之文可知堯
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所說者乃有許
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予登箕山乃
有許由冢則信狀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槩
見此太史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
載求一節義最高者嚴大于其首有讓國之高
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
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怨是用希又何怨余悲

唐荆川曰此傳本淮南王

屈原列傳

太史公

屈原者名平楚也同姓也林西仲曰便有為楚懷王左徒

林曰博聞彊志林曰明於治亂林曰經濟嫻於辭令林曰文章

章皆本學問來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林曰是

亂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林曰是嫻於辭令處二句

此王甚任也林曰任字伏下寵字與下疏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林曰同列故爭寵爭寵必思害其

志與誌識同記也

嬭音開

此句為后面許多讒言張本

續文音車

卷一

八

方伯海文
選集成云
憲法也猶
今止律令
又云疏屈
平段下太
史公優接
入倫離騷
但疏與替
是兩時事
騷前云奎
不察余止
中情及信
讒而齊怒
是疏時事
後云朝諄
夕替則由
疏而替明
是兩截是
作離騷乃
替時事非
疏時事太
史公竟合
兩截為一
截

自此至與
日月爭光
可也論屈
原止作騷
於傳中雜
以議論傳
無此體故
曰體止變

也。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林曰：應上。屈平屬艸藁未定。上
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林曰：為屈平不與。林曰：以未定因讒
止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為非我莫能為也。林曰：以奪而不與，誣其居功自伐，且謂
能卻害。王怒而疏屈平。林曰：從來庸主，多謂令自己出，以
他不得。示明聖一問臣下居功使眾人其
知未有不犯所忌。古人焚諫，州之意蓋為此也。此段敘上
官行讒止毒，懷王聽讒止愚，無不曲盡。寫屈原廢棄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林曰：就王讒諂止蔽明也。林曰：就
王言邪曲止害公也。林曰：就上官方正止不容也。林曰：就
言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林曰：憂憂國愁自悲幽思暗地
離騷猶離憂也。林曰：自悲思君總一副憂國熱夫天者人
腸故獨言離憂此釋離騷字義

方伯海云
此段史遷
於武帝事
多微詞

唐荆川曰
謂好色云
者以離騷
有宓妃等
事狀原特
俗以思君
耳非如國
風止思也
朕太史公
亦假借用

止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林曰：天與父母至
窮而無可如何，未嘗不呼，此情所必至也。離騷中
如皇考伯庸、帝閭、關等語，即呼天呼父母處。屈平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
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林曰：信字承正道直行句，疑指懷
怨，即憂愁幽思。屈平止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林曰：已上寫
止意，非怨對也。離騷止作出
於情不淫。林曰：指小雅怨誹而不亂。林曰：指
能已。南國風好色而不淫。林曰：指小雅怨誹而不亂。林曰：指
南山以若離騷者，可謂兼止矣。林曰：離騷好色如稱宓妃
下諸篇。有娥二姚止類皆比語非
實事，怨誹如云九歎未悔，願領何傷，亦
怨而不怒也。四句寫離騷得性情止正。上稱帝學，林曰：指
我下道齊桓，林曰：指齊桓中述湯武，林曰：指湯武嚴而祇
句，林曰：指湯武者語未

此耳

檢耳。○還是博。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林曰。治指三后。重華等。亂指夏康。其文約。其辭微。

林曰。文字也。辭語也。○還是明治亂本領。其志潔。其行廉。林曰。廉有分。辨之意。志與行俱從文辭中。

看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林曰。文不舉類。邇而見義遠。林

謂所以微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林曰。如稱蘭。其行廉。故成而

不容自疎。林曰。知宗國不可去。濯淖污泥中。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狀泥而不滓者也。疎

靜之貌。泥。涅也。滓。緇也。○林西仲曰。總言其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林曰。志字根其志潔句。指之於身。則為

故單表其志。○已。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上寫離騷止盡善。○已。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

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

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

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

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

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

救楚楚大困。林曰。已上作外。欺于張儀也。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

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

方伯海云。濯淖也。濯。洗滌也。皆弱汗泥。止中彼獨。濯而出也。○淖音棹。又云。蛻蟬。去壳也。蟬。本潔去壳。則愈致其。潔故世。垢不能滋。頂上蟬蛻。句來。

方伯海云。嚼狀潔白。貌滓穢也。頂上濯淖。句來。

又云。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其放逐由於忠信。已下。蓋室亦以忠信。獲罪。因成史記。是明以史記。配離騷。安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其曰。王聽不聽。云云。是責楚君臣。是責漢君臣。是哭自原。是哭自己。又將離騷許多好處。可繼三百篇。且中

詳張儀事。為屈原諫。楚張本。管人咏楚。懷王有詩。云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諷刺甚婉。凶音蓋。

人方忿怒。欲殺己。乃請往。此處在他人則

開上下古
今包羅萬
有是贊離
驥是贊史
記此時真
有提力而
大也
顧之矣矣
又云大夫
此時只是
不在左徒
之任尚任
職為王使
齊及下諫
懷王離驥
安得便作
於此時九
歌在此時
作無疑矣

文選集
云屈原既
嫉之下後
幅令尹子
蘭聞之大
怒共二十
八字宜移
在此乃脫
簡也放流
從遷字來
否則時
大夫猶在
在國放流
二字便無
著落緣此
處上既字
下雖字恰
好關前故
人看來不
起疑耳今
為訂正雖
字即接於
怒而遷上
下尤文勢
緊湊併作

不設想儀
亦料得王
過狀亦見
其粗心膽
大也

方伯海云
謂此雅子
則漫無見
識可知
內納同

以欲反字
不可以反
字形出屈
平心事
方伯海云
并君與國
四字是一
部體文大
旨又云反
謂長言短
言不一而
足

卷一

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止寵姬鄭袖懷王竟聽
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任使於齊顧反
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
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林曰已上作內或於鄭袖此案以屈原既疏雖諫緩不及事故
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
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
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
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成於秦而歸葬
林曰已上作信令尹子蘭及客成於秦此案屈原雖諫不見聽故也長子頃襄王太以其弟
子蘭為令尹林曰子蘭上文加稚子二字此加弟字明其稚少無識懷王不宜聽其言頃襄不宜用其

身乃書法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林曰按史懷王雷秦三年而病篤此句把懷王雷秦之後未成也先楚人同心歸罪於勸行止人特地提出以起下文屈原既嫉句出於情不容已方好起筆把三年內憂國息屈平既君心事痛為洗發此敘事中另提一段止針線也屈平既嫉止咎子蘭雖放流林曰疏絀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欲懷王冀奉君止一悟俗止一改也林曰君指頃襄俗指在任諸臣若君悟前非臣改舊習必自強於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也林曰政治則懷王或有反國止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也林曰反覆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林曰所以為反覆也連天問少讀楚騷每苦其複嗣得此二語再讀止便如破竹狀終朱晦菴病遠遊篇太直亦此意古人讀書果狀不同狀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林曰君必不可悟俗必不卒以此見懷王止終不悟也林曰此字指屈原存君與國之所為見得懷王止愚自在國至入秦客成

卷一

卷一

駭情事一
伯於未放
此前一作
於既放也
後亦扶扶
分明矣狀
後從懷王
不悟發出
感概將上
面張儀鄭
袖今尹子
蘭上官太
夫一起收
拾而以忠
不忠賢不
賢歸咎於
懷王不知
人為一大
結與上截
日月爭光
一大結相
應方成章
法此則誤
由後人不
關龍門事
也

余有丁曰
敘事未畢
中開又雜
以論斷與
伯夷傳畧
同皆變體
也惟伯夷
屈原太史
公所重慕
故詳論也
原本此篇
載洩父詞
懷沙賦狀
集中又載

究不知屈原之忠與上官之讒子蘭之罪也此句結上生
下有千鈞之力○前段敘作離騷上寫其文辭志行都在
屈原自處上見此處必把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一片孤忠
極力描寫方盡得上文憂愁幽思四字此與而文情綿邈
酸楚又能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
今人雪涕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
以自佐朕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悟而概論也○京
房對漢元帝語本此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
袖外欺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今尹子蘭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林曰
上文數大段而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於
斷此以不知人
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林曰引易証之福字與上禍
字相應○已上論屈平之忠

又云王之
不明豈足
福哉此一
段明是太
史公文字
下面提出
今尹子蘭
聞之大怒
如何可通
坊評明知
其難通所
會也曰遙
揮夫夾錢
夾論古人
原有遙揮
之法斷無
支割不清
者今將此
二十八字
移前全傳
即於豈足
福之下接
出屈原至
於江濱被
髮行吟澤

洩父詞且
懷沙賦既
非全文故
今錄林西
仲所義而
節去
自古以忠
受害者何
限自投江
以死則非
矣故不滿
人意啓后
賢許彛議
論

而不可見知此懷
王所以得禍
今尹子蘭聞之大怒
林曰遙接屈
卒使上
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林曰短者誣其失
還此獠始終下手
頃襄王怒
而遷之
林曰遷於江南
乃作懷沙賦其辭云云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後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狀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終莫敢直諫
林曰以屈
原成爲戒
其後楚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林曰屈原關
係于楚甚大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
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林曰用賈誼作
結為贊語也地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林曰以志可
與日月爭光
而不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見察

畔云即承上放流來論後復敘詳其結局坊本俱節去何異取鶴膝而別也今合全傳讀也則由任而疏而放而以章法無不一線相牽矣

臨歷觀也

常大吉曰居處也謂

林曰因所成也及見賈生弔也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地而生哀慕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為不必成讀服鳥賦同成生輕去就又爽朕自失矣林曰服賦所言成生去就具有曠觀又兩俗賈生語點綴絕不斷然純用虛筆

唐荆川評

余讀賈太傅賦云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止可過者不忍見宋國止頽危殉節以成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止邦使原如柳下惠用止則行舍止則藏終身于楚優游以卒歲度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朕愚謂以葬免腹者莖虎關斯成得所矣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

鄒東廓評

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

○卜居

屈原

英策同 惘音鬧志 純一也 喻音偷 訛音音足 皆欲言不 設盡燥斯 欲言不設 言嗚呼音 渥伊輕聲 嚙呢軟語 梯以升高 突梯喻坂 附貴勢 按倚貴寮 雜記滑替 古今說不 同場子雲

大身所安 止地非居 室止居原 以懷王信 讒黜賢設 為疑難以 卜所處非 真疑而問 也問詞大 都以廉貞 獨大與詔 諛從俗分 說寧字與 將字有輕 重韻叶乎 字上至末 乃嘆世止 溷濁而莫 己知若有 知己則不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林西仲曰此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惘惘歟歟誠實樸以忠乎林曰盡心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林曰役情寧誅鋤草菲以力耕乎林曰歸隱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林曰曳裾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林曰直諫以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林曰違義寧超朕高舉以取禍保真乎林曰出世將呢訾慄斯嚙呻嚙呢語貌以事婦人乎指鄭袖輩林曰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林曰自將突乎強顏以奉便嬖如脂如韋滑義以絜楹乎取圓寧昂昂乎梯滑濇滑替圓轉如脂如韋滑義以絜楹乎取圓寧昂昂乎

讀一全直凡範

卷一

三

酒賦云鴟夷滑鬚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為酒樽音義云滑音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響言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必卜矣詹尹短長數語尺起策龜不能知意言惟听君所為尔方伯海云自促皆至以契極乎字義雖無明訓然以意進止當可

續文音義

卷一

古

若千里之駒乎林曰不匿其才以自屈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

下偷以全吾軀乎林曰不露其能以免忌寧與騏驎亢軛乎林曰上希聖賢

將隨駑馬之迹乎林曰下寧與黃鵠比翼乎林曰與高士同避羅網

將與鷄鶩爭食乎林曰與小人共受爵祿此訛吉訛凶何去何從林曰

請卜止詞止此應篇首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

為輕林曰非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林曰用舍讒人高張賢士無

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止廉貞林曰請卜止後又發一段感慨自言所以求下止由

也應篇首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句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

引鄙語起下文林曰數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林曰物指數有所不逮

神有所不通林曰數指策而言林曰數指用君止心行君止意龜策誠不能

知此事

樓迂齋評詹尹謂物也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已止志而已

○○澳父辭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澳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林西仲曰以其顏色形容

疑而怪也疑而怪也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

見放林曰濁指溺利欲言醉指無知識言澳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林曰疑滯窒礙也與世推移林曰疑滯窒礙也與世推世人皆濁何不滯其泥

而揚其波林曰浮沈於濁中仍不自失其為清眾人皆醉何

不鋪其糟而歎其醜林曰糟酒滓醜薄酒言飲食於醉中仍不自失其為醒何故溪

方伯海云行吟即作九章等篇又云三閭所食邑名

渥音骨与汨同

舖音通食也○歡昌悅切音愛○醜呂支

續文音義

卷一

古

切音離一
本化醜

文選集成
曰察察明
潔貌汶汶
不明貌二
句是承上
喻意說入
正意蓋大
夫自信誇
修己德深
雪已淨終
不能以獨
清獨醒也
身使濁者
醉者得以
相免也林
註仍作喻
意非

卷一

卷一

十五

息高舉自令故為林曰寔息為獨醒高舉為獨屈原曰吾

聞也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也察察受

物也汶汶者也林曰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再受衣冠中垢汗故必彈而振也下二句解上

二句坊本有註正意寧卦湘流葬於江夷也腹中林曰世

則與下文重複矣埃所不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林曰言

此皓皓也德者幾經濯磨亦獨沐浴方新不能渙父莞爾

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也

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林曰四句指點出不遂去不復與言

林曰各成其是

林西仲評史記載靈均此辭止後即作懷沙賦自投汨

渙父問答發明己意濁醉一字畫出當日仕楚
羣臣真面目在原非不知和光同塵可以免於
罪但自惟得此清醒之體費卻許多洗濯工夫
原非易事若入於濁醉之中何與新沐浴者復
受衣冠垢汗與未沐浴同矣是渙父以不入耳
止談來相勸勉也及自言其志而渙父亦不以
為朕長歌而去此時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雖
欲不自沈不可得矣此通篇之大旨也坊本註
多謬誤無
一可取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林西仲曰而

浮世若夢為權幾何林曰言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詩古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林曰言况陽春召我以烟景

當及時行樂引古映題中夜字妙會桃李之芳園林曰

大塊假我以文章林曰觸目烟景皆會桃李之芳園林曰

董份曰此
篇殺宴樂
之趣而發
端數語尤
蕭洒風塵
之外看來
此老胸懷
有須彌大
耳約曰坐

讀大查凡範

卷一

十五

花句切苑

所序天倫止樂事林曰點出羣李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

李園醉月

惠連林曰吾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

此兩句真

賞未已高談轉清林曰言開瓊筵以坐花林曰切飛羽觴

有排闥八

而醉月林曰切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

象氣舉

酒數林曰石崇宴金谷園

李廷機評

此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時光景奇

茅鹿門評

字僅百有奇而逸趣幽懷流連

○○解朝并序

揚子雲

京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定陶丁姬京帝母也兄明為大司

董賢京帝

唐順止曰

此祖東方

生答客難

晏為孔 諸附離止者起家至二十石時雄方艸創太玄有

枝葉文采

以自守泊如也人有朝雄以玄止尚白雄解止號曰解朝

過止其一

其辭曰客朝揚子曰吾聞上世止士人網人紀林西仲曰

氣渾成則

總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林曰所以為折人

相去遠甚

止珪脩人止爵懷人止符分人止祿音迂青拖紫朱丹其轂

凡四轉說

林曰惟處富貴今吾子幸得遭明盛止世處不諱止朝與

出人才遇

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林曾

世升落止

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

端曲折詳

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林曰不能如戰國策顧默而作

盡

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

曾不能三

論者莫當

東觀漢記
印綬公侯
紫綬九卿
青綬吏二
千石朱兩
輻即轂也

讀書

卷一

十一

拓音托

跌韻結切

吾止族一

本作吾一

閣網同

十二指春

椒塗一本

質鉄一伦

雜襲一本

音蹤韜髮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林曰反用

其心於不地狀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

尚白乎何為官也拓落也林曰意所任不成其為玄其色

成其為青紫朱丹也乃戲笑之詞所以謂之朝因揚子

笑而應止曰客徒欲朱丹吾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也族也

林曰伏下位極宗危等語是作太玄本旨往皆周罔解結

解他朱丹其穀句亦用赤字相映巧甚

林曰法羣鹿爭逸林曰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

不行族放恣故士或自盛以橐林曰范

此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林曰

臣矯翼厲翻恣意所存林曰無故士或自盛以橐林曰范

稽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

入秦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

資林曰持談天不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林曰雖所如

賓師止位○皆可今太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州後椒

塗漢陽○林曰無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官名○林曰無十

微繫以糾墨製裁以質鉄林曰師古云微糾墨皆繩也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林曰所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林曰孟康

行服三年漢法不親親喪三年不得選舉此以天下之士

所治所教寬為期而課其實也○士有常君矣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免鱗雜襲咸營於八區林曰皆謀合於所治所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徒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仕者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林曰未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林曰以天下且握權則為

賣

則為將數

賣

賣

賣

賣

客難尊也

數句即答

茅坤云此

同

咎繇皋陶

音蹤韜髮

作髻者黑

繪為也

雜襲一本

作離襲

奇巧

等字甚是

徽制散風

一言刑罰

糾墨四句

相與微以

正與上文

大漢以下

王偉曰今

椒塗一本

質鉄一伦

雜襲一本

作離襲

奇巧

等字甚是

徽制散風

一言刑罰

糾墨四句

相與微以

正與上文

大漢以下

王偉曰今

椒塗一本

質鉄一伦

雜襲一本

作離襲

奇巧

等字甚是

徽制散風

一言刑罰

糾墨四句

相與微以

正與上文

大漢以下

王偉曰今

椒塗一本

質鉄一伦

雜襲一本

作離襲

奇巧

等字甚是

徽制散風

一言刑罰

糾墨四句

相與微以

正與上文

大漢以下

王偉曰今

椒塗一本

質鉄一伦

雜襲一本

作離襲

奇巧

殺音古

摺力答切與挫同推也折也敗也

禁吟語而笑貌霍霍光也

此應上世之士以申前意

此言人才係國重輕

樓昉曰此段即上鄒衍孟軻數句意但再

御相夕失執則為匹夫林曰以一人身分較之譬若江湖之崖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為少雙鳥飛不為少林曰乘四也言

亦無以自見雁息之喻與上矯翼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

歸而周熾子胥成而吳亡種彘孳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憂懼林曰此得士者富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林曰至微賤者亦得其用故當其有事也非蕭

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林曰必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林曰不故世亂則聖哲馳騖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林曰又總二句見理本如

夫把舉朝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仲或釋褐而傳寤或

盡行罵殺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仲或釋褐而傳寤或

倚夷門而笑侯或橫江潭而渙公或七十說而不遇子或

太談閒而封侯卿或枉千乘於陋巷小或擁帚彗

而先驅日皆欲得士而用之林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猶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

文析義作抵瑕注云士所以能畫奇出策上說下談者皆當有事應入求耳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林曰以無事言奇

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刑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林曰恐

欲步者擬足而投跡林曰恐得辟士不但鄉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林曰出漢法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犯者帝報以聞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犯者帝報以聞

文選集成云窒隙謂止其過蹈瑕謂摘其失

茅坤曰道出世變人情無復餘蘊當今世何以異此

申其意而文不重疊所以為作手此段從臣上說

唐荆川曰：而罷之，言不任用也。又安得青紫？林曰：已生，解不能畫，奇出策上，說下談之。

師古曰：報聞而罷之。林曰：火氣隆，隆者絕，林

蓋揚子一，生得意也。青拖紫句。且吾聞之，炎炎者滅，林曰：火氣隆，隆者絕，林

雷聲終，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林曰：於未滅未絕時觀之，謬

有止時。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林曰：於未滅未絕時觀之，謬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林曰：及其既滅既絕，杳無踪跡，仰察

止極未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林曰：鬼伺其言，攫擊者，止默

不凶者。林曰：攫擊，攘也。默者存，奪爵，伏之意。伏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林曰：高明

害較，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

攫九縛切，擊女加切。

文選集成，云極屋脊，最高處，庭宅謂神與德棲之也。

蠲，鳥典切，地。從典切。

狂壁曰：蠲，蛇在州曰蠲。

一本扁鵲，下有也字。

微繩也。

抵音紙側，擊也。

鎮音欽，曲頤之貌，或作頤。

此又應上世之士復申前意，且章法整齊，界一作介，閉也。

頤於達切，沫音某，延沫也。

搯音扼，炕音抗。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林曰：鳴鼻，蠲，指附下傳，子徒笑我

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二醫悲夫

林曰：已生，解玄。客曰：狀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

得毋尚白之朝？必玄哉。林曰：范蔡以下，凡漢初諸公，俱在內，言雄欲作玄

必玄哉。成名其實，范蔡以下，能成名以傳者甚多，皆未嘗

作玄，則作玄不但不能取富貴於一時，亦揚子曰：范睢魏

未必為傳後要著也。又進一層而嘲之。

也。扶服，激印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林曰：

猶匍匐，秦王疑忌之際，所以能成名。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

而疏之，抵摘也。當猶值也。值，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

頤涕垂流，沫西指，疆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

其仗時也。林曰：搯，急持也。炕，絕也。遇范天下已定金革，已

必玄哉。林曰：范蔡以下，凡漢初諸公，俱在內，言雄欲作玄

必玄哉。成名其實，范蔡以下，能成名以傳者甚多，皆未嘗

作玄，則作玄不但不能取富貴於一時，亦揚子曰：范睢魏

未必為傳後要著也。又進一層而嘲之。

也。扶服，激印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林曰：

猶匍匐，秦王疑忌之際，所以能成名。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

而疏之，抵摘也。當猶值也。值，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

頤涕垂流，沫西指，疆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

其仗時也。林曰：搯，急持也。炕，絕也。遇范天下已定金革，已

林希元曰五也字相女而下若貫珠狀

平都於洛陽高祖所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也

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林曰通漢朝開基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林曰得神創苟且甫刑靡敝即周穆王所

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林曰合周秦輕重

數公皆得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林曰

碑張安世武帝近狎許伯史高宣帝外家皆不可疎開夫

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林曰

雖一作唯

碑音低

陰音低隤音類

諄音同

樓昉曰此用一故字轉文法又用四矣字愈見精神

章臺秦臺名

祁連山名

皆音同

公孫弘對

策于金馬門第一拜

為博士

李廷機曰

歸結只在太玄兩字

向也山崩堆欲墮落日地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也

可為也林曰成名之最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林曰又總收二句已上若夫

蘭生收功於章臺林曰以勇四皓采榮於南山林曰以高

公孫創業於金馬林曰公孫弘以驃騎發迹於祁連林曰

病以從軍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游學成名東方朔割

肉於細君林曰以詠諧應對成名六僕誠不能與此數

公者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林曰不得藉太玄以傳

鄒嶧山評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寓譏時也

王士性評雄以才名擅當代顧不能守玄嘿以終身而

續文獻通考

卷一

三

林西仲評

以曼倩客難作藍本拏定時字作線即客難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至敘作太玄一段髣髴老子道德經之旨狀其辭采皆過之蓋用賦體為文者也按子雲本傳以不附丁傳董賢而州至為人所朝故作此解之則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是其本情矣其仕莽為大夫疑出於懼禍依違愛身存道雖不及掛冠棄家者相也高風狀較之用符命稱功德以獲封爵者相去幾何乎若劇秦美新一書本傳不載或謂出於谷子雲之手姑不深辯即朱紫陽莽太玄三字書法安知非春煠責備賢者之意而後儒輒以此橫加訛議嗚呼名之將成必有物以毀之以為造物所忌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實無二理子雲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則其所不及料者也

可勝浩歎

暉辰按張和仲曰揚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成蓋舉市國之儲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夙永始初年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狀則謂雄為延於莽生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鄉縣人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狀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狀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京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為實錄也○潛居錄云揚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止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易行於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冤哉○書影載蜀秦必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

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夙永始初年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狀則謂雄為延於莽生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鄉縣人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狀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狀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京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為實錄也○潛居錄云揚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止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易行於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冤哉○書影載蜀秦必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

齊桓公霸公羊賢叔術之讓云云因樹屋老人云使
美新果出子雲則必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
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為子雲辯證甚明似可引此
為助已上諸說幾足為子雲雪冤吐氣附記備考證

○○答賓戲 并序

班孟堅

李光縉曰規模全倣解嘲中間多是醜耶
崇正未後二結不能忘情于利
達卻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著
先安頓取舍者作四字以下正

孔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
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蘓張范蔡之時曾
不折以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
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
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
暝墨突不黔由是言之取舍者取者施行道德皆心也
舍者守靜無為

名字前後呼應一篇血脈
太上立德云左傳叔孫豹之辭
暝乃管切

維音瓦竟也

變其文炳曰大人虎

據丑居切音據舒也

濇濁水不流也塗泥也

也

毫毛也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道音出寬舒顏色也
貌
突音杏

是諷其舍著作而進取
唐寅曰孟堅此篇率皆自譏自誚止語欲以自重適以自輕縱後來辨駁得正亦無甚占地步處
董扮曰華實數句便見大指

上務著作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
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響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
尾奮翼鱗振拔濇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
震徒樂枕經籍書紆也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言無
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緝以年
歲狀而器不質于當已猶當家也
用不效於一世雖馳
辭如濇波擣也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功最上也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凶有美謚不亦優
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突奧
西南隅謂之奧
東南隅謂之突
熒燭也
未仰天庭而覩

大併也
東西交馳
謂之獲駕

去音標回
風也

影古作景
一云炎輯

切
煨音育

李奇曰
踟也

淫毒不正
也
偶時之會
等本作遇
時之容項
俗曰容宜
也

結之章車軍

卷

三

方廷珪曰
蹶棄也
風移俗易
等本作移
風易俗
及至以下
言不正必
速敗以見
其不足貴

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

是七雄虺闕虺音呼虎呼闕虎檻切音徹詩大雅闕如虺虎傳闕朕如虎也怒分製諸夏

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音包電激竄起而救之其餘焱飛

景附雲煜光明也其聞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音弱也枵

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

顧盼而捐相印史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

解其印與夫咻發投曲投合也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毒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

垂迭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

也凶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當國強

王廷相曰
朝華夕頽
福少禍多
此言真足
傲夫倖險
者
以功字喚
起名字正
解亦云名
而已矣

勢據微棄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

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商鞅李斯之輩臨况吉士

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韓非設辯以激

君不韋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也終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

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狀之氣彼豈樂為

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蕪廓

帝紘維也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災

止如日威止如神函止如海養止如春是以兵營之內莫

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大蘇枝附葉著譬猶艸木也

讀之章凡範

卷

三

此段敘大
漢之盛儘
亦模寫句
法尤奇艷
可愛

整音旌尔
雅曰前高
整邱如覆

樓昉曰所
樓昉曰所

敦服虔云
音類敦邱
也郭璞尔

有一定也
論以下所

切孟也
雅注都回
九音軌

觀指吾子
幸游帝王
世以下

書曰答錄
矢厥謨
又曰王訪

此下答以
上古之士

于箕子
又曰王訪

者答錄至
勤也言古
之士乃其

地一作垠
垠音銀

此下答以
上古之士

與乃其下
者

者答錄至
勤也言古
之士乃其

上者近者
陸子至亞

疊苦本切
尔雅宮中
巷謂之壺

與乃其下
者

方廷珪曰
質即守道
文著作也

此言己之
所守至師

厚身一本
伦辱仕

表也止

凌維隆曰
且吾聞以
下言屈終

必伸不必
求名而名

自集意
亦正大

求名而名
自集意

董份曰兩
喻最占地
步詞亦壯

亦正大

賦古視字
謂之汗

亦正大

黃龍首真
能飛

亦正大

黃龍首真
能飛

亦正大

黃龍首真
能飛

亦正大

黃龍首真
能飛

亦正大

植山林鳥兔之藟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氣者零落參天地

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

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也小邱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

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哀周之凶人

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

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狀也答者答錄虞箕子訪

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

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

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狀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

游不仕新語以興董生下惟下惟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詳

章舊聞揚雄譚漢也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

之壺奧婆娑偃息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

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

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而辱身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

於西狩殷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

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於

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舍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兔龜媒音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

黃龍首真
能飛

黃龍首真
能飛

黃龍首真
能飛

據同徐廣
史記注音
戰義同

眇音藐細
視也
韋昭曰推
猶專也
般音班

垠音銀地
垠也界限
也

移余支切
官曹公府
不相臨敬
則為移書
箋表之類
也

方廷珪曰

謂鍾山州
堂之神移
文於北山
神見以後
偽隱之人
不可許其
入山致被
其辱移文
謂彼此相
知會

瀨音賴

其善本作
期或作有

驥也

歸有光曰

收上兩喻

而以君子

之真配之

甚有關鍵

陵維隆曰

引牙曠諸

人與上引

伯夷諸人

是一正一

反文法

以斯文二

字結應上

著述為業

者

雲超忽蒸而躐吳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若乃牙伯曠師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

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王樂伯軼能於相馭善相馬

鳥獲抗力于千鈞和醫緩秦鶴發精于鍼石研古之善桑弘

心計於無垠走謂亦不任側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

文方廷珪曰按所云著作倫或是指前漢書而言賓客之戲

主全在著作倫不足成名欲其乘時取富貴以大功故答尔

○○北山移文 迂云北山今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孔稚主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適北山故孔德璋假山靈移文止詞不許其再至所以淡刺其輕出也

鍾山之英州堂之靈 林西仲曰州堂即山中高士隱居處英靈皆言其神也○點北山馳

烟驛路勒移山庭 林曰遺烟嵐逐路令移文於還山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 林曰最高 蕭洒出塵之想 林曰度白雪以方潔

林曰于青雲而直上 林曰最高 吾方知之矣 林曰方可引為知

直頭高隱不知有人間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葉其如脫 林曰心聞鳳吹於洛浦 林曰太

薪歌於延瀨 林曰蘇門先生○後不驥 固亦有焉 廢○此雖在人間世

能不失其為隱者 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

林曰墨子 慟朱公之哭 林曰揚子 乍迴迹以心深或先貞

而後驥何其謬哉 林曰此則非我族類矣○嗚呼尚生不

讀之言凡範

卷一

三六〇

竊吹一本
作偶吹

櫻於盈切
音櫻括也

亂也觸也
又音紫有
所擊著也

鶴頭書
偃波書俱
招拔所用

在漢則謂
也尺一簡
髻髻頭
故有其稱
騶即持鶴
書使人所
乘

倥偬音空
糝事迫促
困苦貌

方廷珪云
我鍾山神
自稱

李九我曰
此段方說
入周子句
句垂金字
字敲玉讀
止令人賞
心留盼不
已

羅大經曰
晁以道與
陳叔易俱
隱嵩山叔
易被召出
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
何人為作
牙盡獲猿
鶴到京華

故山岩壑
應惆悵六
六峯前只
一家後以
道亦出山
時人反以
此詩朝之
乃知北山
終南少室
止流與有
道之士不
可同年語
也

風雲石泉
兩句甚奇

存尚長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林曰真隱
世

有周子文中所移之人鳥俗之士林曰品則既博亦

玄亦史仕路咸宜狀而學道東魯莊子魯顏闔習隱南郭

南郭子綦竊吹艸堂濫巾北岳林曰竊吹用濫竿故事廢

出周子隱北山行徑與起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

手鍾山艸堂二句相應其始至也將欲排巢

江皋乃櫻情於好爵迹而心深者

父拉許由傲百世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人

長徃或怨王孫不游王孫游出淮南招隱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

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林曰涓子齊隱士此寫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卦隴微詔形馳魄散志變神動初

爾乃眉軒席次袂簪進上焚艾裳而烈荷友抗塵容而

走俗狀風雲淒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艸木而如塵林曰應詔出山把平日山林於不放在眼中

至其紐金章縮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

海甸馳妙譽於浙右出為海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誼

罵犯其慮牒訴倥偬其懷俱用不著矣琴歌既斷酒

賦無續常綢繆於結果每紛綸於折獄林曰所談者非空

矣籠張趙於徃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架卓

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希蹤輔豪馳聲

九州牧謂京兆左馮翼右扶風是為三輔○林使我高霞

寫瀉同

攢音噴族

方廷珪云移丈之後眾山皆知是下半截情景極寫鍾山卅堂神受辱

方廷珪曰膽當為瞻字之訛

劉辰翁曰

王介甫最

喜誦移文

愛其高貴

孤映數語

以為奇絕

蓋其用字

用句全是

敲推出來

自爾膾炙

人口

以下又假

山靈之意

移之不許

再至

敘述山靈

譏嘲慚愧

之狀無一

毫烟火氣

王士驥曰

前裁結斷

更覺奇思

逸趣

魚竝曰讀

也兩腋風

生恍然羽

化矣

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

徑荒涼徒延佇林曰鍾山中已空無人矣至于還窺入幕寫霧出楹蕙

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林曰卅堂中亦虛無主矣管間投簪

逸海岸疏廣東海人今見解蘭縛塵纓林曰蘭蘭佩也詞也此周子之來

在山阿以為可以長伴侶不圖今日依舊寂寥無有能

賞之者管人聞有舞官入山今人反欲舞山入官豈不可

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別壑爭譏攢峰竦峭也慨

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也京也故其林慙無盡澗媿不

歇林曰被炆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首陽山馳東

鼻之素謁林曰因東鼻之神與周子有素已遺其謁而弔之矣今乃保裝下邑林曰海鹽

起浪拽上京建康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局又欲再遊北山豈

可使芳杜厚顏葳蕤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

蕙路汚淥池以洗耳林曰不可使其再至復受穢辱宜局岫幌掩雲關斂

輕霧藏鳴湍截來轆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林曰當拒絕

庭之意如此於是叢條曠瞻豐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

低枝而掃迹林曰山中樹木爭起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

客林曰君指山英堂靈言謝絕也俗士逋客皆指

歸有光評此等文字活潑若畫工描景真切若美女傳情

林西仲評此以賦體為文者也中閒寫出周子瀟名嗜利

捷徑者無所施其面目看來層層段落卻是一氣呵成但其詞華過於典贍讀者祇賞心其語句反不得篇中照應安頓之妙故為逐段分疏凡讀六朝唐初之文若得此法無不迎刃而解也

讀之章句

卷一

三

茅坤曰此篇文字悠揚宛宕於今場屋中，最利者也。

獨舉堯為刑賞忠厚意優躍

東涯曰書君陳曰般民狂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勿宥又禮文王世子曰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獄于公其成罪則曰某之罪枉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枉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宥公又曰宥也宥有司又曰宥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何人○東坡堯皋陶三殺三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以君子長者四字破者四字破忠厚兩字的當。盛世之忠厚如此。哀世忠厚之意猶存。茅坤曰皋陶無殺人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主意在是。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咷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大。而周道始衰。朕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怛而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篇中不當外此意。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事他把舉。蘇事對映。出來此狀。虛為實文。法形容迫真處。纓入本來話頭。真發出忠厚之意。李九我曰：精銳之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詞華燦爛。

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朕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所加，明者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功也可疑者。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罪也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罪也可疑者。先王知天下之

宵也說雖無所本其意旨自書

禮來錄雪亭雅言曰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當堯之時云云考官得此喜其他日刑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朕爾遂相傳為笑思按東坡斯言非无智臆斷也枉文王世子曰公族云云刑于甸人即此而觀東坡之意得觸類於此

鍾伯敬曰到底不脫疑字歸重仁字于忠厚之意觀貼

姜鳳阿曰未發夫子作春秋亦刑賞忠厚以繼堯舜為湯文武之意可見一道也傳

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

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

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

也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度盭已君子如怒亂度盭沮夫

君子也已亂豈有異術哉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煉之義大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廢賊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羅景綸評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為文架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二

代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魚竝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訓註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靈博也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也居者咸神而事之宜尉安君因諸苗夷也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也乎其新也也曰新也新也何居乎曰斯祠也肇也蓋莫

王鳳洲曰此等奇妙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井

井

驚音駭馬
驕不馴也
笑磔也凶
暴如磔也

先言象不當祀而以胡狀乎設難文法亦駭一唱三嘆餘音嫋嫋反覆辨論如走盤止珠晶光琅琅此意絕妙文勢亦自圓活

知其原狀吾諸蠻夷止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此而不設廢也予曰胡狀乎有庠也祠唐止人蓋嘗毀之象止道以為子則不存以為弟則傲介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狀乎我知止矣君子止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止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狀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也成在其干羽既格止後乎不狀古止驚桀者豈少哉而象止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止至入人之深而流澤止遠且久也此段歸在舜身上象止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止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善融會書意

即管蔡止當誅以明象止見化別有一種奇息李廷機曰把象祠說得凜凜動人王鳳洲曰用始終意總收上剖判得好雙關議論

女媧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止深而慮止詳所以扶持輔導止者止周也不狀周公止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止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止也諸侯止御命於天子蓋周官止制其殆做於舜止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止善天下無不可化止人也此段歸在象身上見象止狀則唐人之毀止也據象止始也今化於舜卻重在此意止諸夷止奉止也承象止終也斯義也吾將表於世使

知人止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情德及其至也雖若象止不仁而猶可以化也

王鳳洲評 陽明先生以理學名世作象祠記亦是一團理學所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斯足以盡先生之

厚籍

鄒東廓評 此篇行文息致婉切議論滋長末一段使人讀之有慨然感而向善之意

潛夫責忠篇

王符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度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官而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

和安指後漢和帝安帝也

尚書皋陶

句法勳拔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也推曰猶謂止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 五代謂唐 盧夏駁周 劉放曰按 文少兩字 蓋本曰德 不稱其位 能不稱其 禱

是四子十 六字彈文 說倒竊位 止人十分 痛快

愛君止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止養而濟也 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息利人達上則息進賢故居上而下 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 建官故明主不設以私授忠臣不設以虛受竊人止財猶 謂止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 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艸木仁被率土是 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止臣以諂媚主不患順天專 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 忠天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 竊位止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止資仁義止志一旦富貴

竊位止人天奪其鑒

義音獨痛
怨也惡詐
也

衛刀趙將
李枝為漢
取諸賜成
將自誅等
短不能及
銜刀於柱
以自殺見
戰國策

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
子曰夫子
尚有遺行
乎奚居止
隱

文選集成
無不過二
字

續文正車軍 卷二

痲音閉小
兒癩病

援喻歷歷
有據果是
不易止談

淡中膏肓
議論

詞氣豪雄
直貫到底

則背親捐舊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

馬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諛譖于道歷觀前政貴人必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與哉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

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痲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

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馭淡牢銜刀都

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

其上兔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

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

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

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此功豈不惑哉

許穎陽評潛夫著論五篇獨此篇抑揚反覆曲盡人情足為人臣箴規尤足為貴臣冰鑒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猶闕失何士民眾度不

譽止甚也林西仲曰士民之好惡稱其賢者○就眾論士定人品行宋玉對曰唯應狀

有不譽林曰果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林曰願陳所

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林曰曲最下者國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林曰曲次下者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

為陽春白雪林曰曲止高者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

幹旋得巧

看他幾轉
一段緊一
段

讀此稟稟

其西山云

不譽止

續文正車軍 卷二

集成曰用
故字陡揮
下二段筆
法矯變

髮音考

墟山下基

孟諸天澤

名

魏大琦美

意外生意
筆力雄偉

凌駕手

妙在故非

獨二句警

策精髓處

末方說所

以不譽也

故

真西山云

此後世設

問之祖

羽維以流徵林曰曲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

曲彌高其和者彌寡林曰以非國人所及故故鳥有鳳而

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翺

乎杳冥上夫蕃籬也鸚豈能與也料天地之高哉林曰

能知鳳鯢魚朝發崑崙也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

尺澤也鯢豈能與也量江海之大哉林曰鯢不能故非獨

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也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狀獨

處世俗也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行高由於品高不合於

又推進

一層說

鄒東廓評 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蓋古文中也尤奇偉者

林西仲評 惟賢知賢士民口中如何定得人品楚王也問

自狀失當宋玉所對意以為不見譽也故由於

不合於俗而所以不合也故又由於俗不能知

三喻中不但高自位置且把一班俗人伎倆見

識盡情罵殺 豈不快心

項羽贊 史記本紀 太史公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

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林西仲曰暴當作暴戾解夫秦失

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林曰言逐

於崛起定霸 狀羽非有尺寸乘勢林曰無尺寸起隴畝也

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林曰指鉅分裂天下而封王侯

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佐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林曰

暴去聲

太史公列

羽于本紀

何也懷王

既派項羽

王命從其

實而紀也

也狀羽紀

以高帝紀

年亦明天

命也有所

歸意

過矣漢書
作過失似
責字連下
為一句讀
狀劉辰翁
曰過矣謬
哉文相與
應漢書改
過失陋矣
今從也

茅坤云文
可百餘字
而一抑一
揚簡勁奇
拔曲盡項
羽興亡始
末且以重
瞳着異聞
卻是筆力
高處
鄒東廓云
通篇說盡
項羽自以
之實而未
譏其天以
止謬可謂
簡而盡也

述其興明其所以及羽背關懷楚林曰背法關中而懷歸楚國其屠咸陽燒秦宮

室收其貨寶婦女俱在內俗解林曰二

羽也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林曰

不行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林曰

仁政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林曰

點出凶字與身成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林曰

上興字呼應

非用兵之臯也豈不謬哉林曰以暴興即以

王鳳洲評英雄志慮畧相同余觀高帝微時絳咸陽縱觀秦皇帝噉朕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游

會誓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一疾攻下之歌一則威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雄哉觀此贊成敗之分知力之不如名義決矣

林西仲評開手喝出暴字是項羽一生定評通篇以此字

骨其引舜目重瞳亦非閒話乃借一平仁也

主與至暴者相形耳秦楚月表亦云虐戾滅秦自項氏即暴字之註脚言羽若是舜裔其當與時則不應暴戾乃爾耳坊本以下文有起龍敵等語遂解作暴驟之暴若狀則上文苗裔句下應加不狀一字轉入否則語意不相貫矣况歸布傳贊亦有暴陶之後何拔興之暴等語且言項氏坑殺而布嘗為首虐亦以布若孫臯陶之裔即不當暴虐如此與此贊意相同無庸疑也狀羽之暴處尤在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大二句故特地提出為項氏滅亡關頭既以暴興旋以暴亡逆取順守之間大為失策龍門以一字為斷千古鐵筆但列入本紀比之帝王終不如漢書與陳涉同作列傳為當

與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林西仲曰此篇全用龍門舊文潤色而成者龍門雄宕而此工整前人亦有評及者但二作雖皆以艱易二字作眼而大言也旨卻有不同蓋龍門以項羽列入本紀自不得不把陳項提過倒入漢家而歸本於

天命聖德班據既將陳項總佗列傳亦不得不撇開
二人單言漢家而斷之以收孤秦之弊此其作法不
同也故也朕秦雖自斃而羣雄逐鹿惟漢家踐阼自
非偶朕到底天命聖德之意亦不可遺况又出於本
朝臣子之言乎讀
此愈服龍門之高

禮古禪字

詩書二字
提綱與末
書傳二字
相照

高古契字

文勢錯落
可誦

修行仁義

一本作修
仁行義

難古艱字

德力兩字
有斟酌德
指前代力
指秦此句

○孝公昭襄
王在襄王
章著

皆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
行政考之於天林西仲曰即孟子天與之說乃經數十年
舊注謂在璿璣玉衡特謬極矣然後在位林曰以德殷周之王乃錄高稷修行仁義歷十
餘世至於湯武朕後放殺林曰以德秦起襄公章文繆獻
章著 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嚴即莊襄王
避明帝諱百有餘載至始皇
乃并天下林曰用力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林曰
史記
多三字可分三句讀此止當 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
作一氣讀○伏下難為功句

東漢曰處

士也諸侯
也四夷也
城也刃也
皆秦之所
禁以自防
而諷成閭
閭響應會
臂止禍比
彼為甚簡
短之中句
句與上文
相應畢竟
過秦論意
又曰三代
相革皆以
德相傳故
秦也取心
用力甚艱
秦勢孤太
故漢取其
易亦與上
相變應

總上數段
見有天下
之難
獨論秦以
起漢

通讀為誦

瘡音慘

敘漢處獨

畧是凌駕

何則一段

總收上許

多意思極

譬策精髓

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
等無諸墮城銷刃林曰且無諸籍語燒書林曰無橫
內鋤
雄俊林曰且外攘胡粵林曰無四夷用一威權為萬世安
林曰似可免以 朕十餘年閉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於
弱見奪之覆轍 朕十餘年閉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於
五伯林曰削去間閭偏於戎狄林曰外攘嚮應瘡於謗議
林曰籍語燒書 奮臂威於甲兵林曰墮城銷刃何用四句
胡粵何用皆所謂猛敵橫發乎不虞
者 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三尺土
止階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林
伏下易 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
為力句 弊鑿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朕也故據漢

處

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外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託於春。文與姓。盡矣。

鄒東廓評 後漢文章以孟堅為最。只此一。篇氣勢雄壯。造語用字高古。作論者誦此。筆下皆驚。入此句矣。

賣柑者言

劉覆頤 名基字伯溫

王鳳洲曰。句句可法。无一字增減得。

抗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燁。狀玉質而金色。

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賀得其一副。之。如有烟撲口。

鼻視其中。則乾如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

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

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

售。止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予所乎。世之為欺者。不

漢書景帝。一篇至張。居禁中。召先有此一。

好句法

張箇欺字

條。疾。賜。食。獨。置。大。載。無。切。肉。又。不。置。楮。條。疾。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據。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平。

句所以為此說。

文勢員活音調高古。

偶因博戲飛神劍。摧卻終南第一峯。是此等氣象。

應上金玉。敗絮等字。此轉尤佳。

收拾後語。最有風趣。

是文機活。

處。

處。

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

洸洸乎于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邪。哉。大冠拖長紳。

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

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

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

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

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邪。而

托于柑以諷邪。只此一句。便結了。

鄒東廓評 此篇托柑為諷。而世情畢著。覆說此文。多矣。余獨取此者。以其有關于世教也。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林西仲曰按史記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狀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設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似非既通之後所也狀篇首敘事言朝冉從驢東嚮將報等語中段言關沫若微祥河等語又似既畧定西夷還至蜀都而倫矣不狀方使之時何以知將來必有是事乎但既通之後徃來勞費正未有已而蜀當其衝故父老始以卒業為憂終以身先為請未必非為善後計也是又謂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則可若謂以風天子其事已成不復中絕且詞中勸百諷一久不如其已矣總長卿以詞賦得幸焉迎合上意如上好遊獵則為上林賦上好神仙則為大人賦至死猶言封禪遺札以奏則此未必非迎合但取其文何必漢耶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林西仲曰湛武德之茂

六世謂高祖至武帝

殺夏起

江濊音冠翹溪廣也

文選集成

其隨流隨

歷其所經

除其不服

王化

靡音尾

在音昨

集云斯

音曳斯俞

本俞國名

苞蒲夷止

別種

于夷狄一

作牧夷狄

罷音疲

也

恩汪濊林曰文德止茂羣生濡濡洋溢乎方外林曰恩威所於是被由近而遠於是

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林曰止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林曰皆服也

指唐蒙通夜郎唐蒙通夜郎因朝冉君來其君從駝民服其定存邛恤其

略斯榆地巡其舉苞蒲種皆西南夷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日林

將以其事還報天子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止徒二十有七

人儼狀造焉林曰點出蜀父老辭畢進曰蓋聞天子止于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止受羈縻

今罷三罷之士通夜郎止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

倦萬民不贍史記唐蒙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費以巨萬計今又接以西南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

也

也

楚音蜀札
王制屏也
遠方西曰
楚注楚偏
也使止偏
寄於楚遠
也
并併同

余尚惡聞
若說論文
云是謂如
所論則巴
蜀當且為
蠻夷我何
從聞汝言
也惡平聲
索隱解非
孫月峯解
是

言不臣屬

此是破調
上面說話
至未皆此
意

此說亦是
但施之所
行止事則
非

續文音車

卷二

使者止累也竊為左右患也林曰勞而無功非羈縻勿絕此義○此言通西南夷止非

且夫邛笮西楚止人與中國然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林曰

向不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林曰

此不使屬者知其本不可屬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林曰齊民士卒也附親也所恃百姓

老上設蜀父使者曰烏謂此乎林曰總一句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林曰巴蜀古亦不通中國余尚惡聞

若說林曰無論天朕斯事體大固非觀者止所觀也林曰

看不出余止行惡林曰惡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林曰已上難蓋世必有非常止人朕後有非常止

元一佗原

劉辰翁云
此數語折
難進言王
意

沸一佗淳

楊慎云以
禹治水止

堙洪原三
字一本佗

事証非常
止事朕以

堙流塞原
四字或佗

比漢武事
四夷之功

文選集成
澹黃下有

則擬非其
倫也

東歸止於
海而天下

詹惟修云
雖是諛詞

永寧十字
解脫音便

朕寫出武
帝非常狀

握音拔
同見小止

此朕在千
古之上

說道理亦
是但其事

事朕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止元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林曰虛寫大意

非常止人所為非常事功不可以前代拘句句難他後一段話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洪原林曰

決江疏河林曰灑沈澹澹師古曰灑分也澹安也分當斯

止勤豈惟民哉林曰不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解朕

無朕林曰儼讀作朕解脊也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

聲稱決乎于茲林曰已引禹治水為非常且夫賢君止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林曰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

爾哉林曰委瑣曲小也握誦習傳必將崇論宏議不拘

卷二

則非文字自好文而誦林曰不羣俗創業垂統而循所習為萬世規林曰不為故馳

委瑣以下論宏議以常者也崇下非常者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替天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

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林曰

言賢君本非常止人必措意於非常止事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林曰漢止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止則時犯義

侵禮於邊境外止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繫號達內鄉而怨曰益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替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

域一作地

父兄集成
作父老
鄉音嚮

盤古庚字

集成號教

徽音
粹河音臧
歌亦江名

智音忽

福音文
也安也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

能已林曰漢止外國政教所不及者多致失所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林曰使衛南馳使以誚勁越林曰王恢擊闐四

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林曰南

國皆故乃關沫若沫若二水名林曰畧定徵粹河也以

木柵水為夷狄之界鏤靈山鑿通山道梁孫原孫原孫

林曰南至粹河為徵梁孫原孫原孫

水也原皆所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林曰政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智爽智爽智爽智爽耀乎光明智爽未

化也所被者遠使疏遠之國不被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計

墮閉智爽智爽復得被乎光明也林曰一時用兵正

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林曰一時用兵正

讀史文苑

卷二

王者一本
作王克

論文云上
止云繼周
此又進一
層

遷延卻退
貌

即音雲

信夫
此段括一
篇意而總
結也

以此數語
贊動其君

讀成五登
三句便識
封禪遺書
所由作也

林次崖云
意思與俞
巴蜀檄同
皆好文章

文家熟讀
亦梁棟檄
稱之助

唐荆川云
後面自解
雖遷就強

辭狀看他
前段設難
一節畢是
長脚心術
難掩

李廷機曰
即首叙起
便有法度

王整曰此
文出入變
化不可捉
摸而中藏

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止休德反衰世止陵夷繼周氏止

絕業天子止惡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林曰總數語明勞民

必不可已以難他前且夫王者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

佚樂者也林曰不終於勞此二句又承上又起朕則受

命止符合在於此林曰受命方將增泰山止封加梁父止事

林曰梁父秦鳴和鸞揚樂頌林曰為樂稱功上成五下登

三師古曰威皆也言功德與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止上

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魚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

視乎藪澤悲夫林曰魚朋鳥名羅者張羅止人也鳥已

於是諸大夫茫狀喪其所懷來林曰存於心者失厥所

以進林曰出喟狀怆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也所願聞也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林曰願從使故罔靡徙故罔失志

樓迂齋評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貨殖傳

太史公

穎川南陽南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

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止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

即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

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止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乏人

軌法固森
狀也

隋從火反
果隋猶搖
疊包裏也

胡寅曰數
處形容無
不的當

賈晉古坐
賈曰賈
厥音庚

穆文熙曰
說世人欲
富之情狀
世人欲富
不自知讀
此可以自
知矣

民謠俗論文云疑是結上

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曰謂

西方鹹地也堅且鹹

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羹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成徐廣曰皆

音紫皆成苟且徐廣曰皆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

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

民三河宛陳亦狀加以商賈齋趙設智巧仰機利夔代田

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而論文云四字直貫通篇蓋世不至治

義勢力奉生送死無事不由於貨故上下愚智沒溺而不

出也又序若干種人照耀通篇所謂熙熙攘攘無非為利

趨下若水而眇論終不能化矣不亦可哀也哉以下數

段皆篇中所有似應似不應而通篇神理俱收於內賢

人溪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

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

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

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俗交報讐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

死地如鷲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

或云先舉
賢人隱士
廉吏廉賈
以例下文
為兵為賤
為倡為優
諸色技術
之人皆在
貨殖之中
恢諧至此
令人絕倒

董份曰若
論世俗功
利之心可
謂洞燭肝
肺又曰文辭
故為無涯
疾以指斥
譏証使當
世不能解
免切中情
事妙不可
言

鷲一佐流
揆與曼同

賈一書九卷

家貧親老
七句與無
巖處奇士
止行四句
正太史公
自道之意
但念心躁
語矯枉過
中所以來
班氏之譏
而世止喜
短長者則
又藉之以
紛紛矣

止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

進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

云一。是以無材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

云又。振一筆。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止奸富，最下富末富是主意。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論文云：又反掉一筆，不

寫貧賤止為時所輕也。但文法層折之妙，亦曲

董濤陽評：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

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

見太史公止材，獨冠古今。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二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三

文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雋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訓註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林西仲曰：酒

矣，復請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而對，曰：昔者帝女令儀狄

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日後世

驟讀之似
一瀉千里
止文細玩
止卻又字
彫句琢一
毫增減不

得

前面文勢
滔滔到此
方截處有
障百川而
東之勢

然之重車車

必有以酒止其國者林曰禹齊桓公夜半不寐林曰易牙

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桓公食止而飽至旦不覺曰

後世必有以味止其國者林曰齊桓知戒獨不言疏晉

文公得南止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止威而遠北日後世

必有以色止其國者林曰晉楚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

有以高臺陂池止其國者林曰楚莊知戒四段妙在說

今主君止尊儀狄止酒也王君止味易牙止調也左白台

而右閭須南威止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止樂也林

總抱前有一於此足以止其國林曰再提前今王君兼此

四者可燕戒與林曰戒者梁王稱善相屬林曰此老

鄒東廓評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証典雅句句著意

王鳳洲評魯周公止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狄曰猶

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

所稱說則周孔止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林西仲曰矩事情止

其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林曰分析得失且

非吾設橫失佚能盡之難也林曰其言縱橫放佚全不雷

故猶非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林曰

左傳闕元
年冬齊仲
孫狄來省
難仲孫歸
曰云云公
曰魯可取
乎對曰不
可猶象周
禮周禮所
以本也

奇思絕人
胡思泉云
此四戒非
獨為君者
當知即士
度亦宜加
慎焉戒止
禮周禮所
保家之本
也

林西仲注
矩字一本
作知持字
一本作得
史記論文
云劈頭出
三比先作
一掉

非字貫下
作句
呂祖謙曰
文章須要
說盡事情
如韓非說
難大畧可
見

又云此一
句貫下三
段知字是

賣文者凡范

林西仲曰矩事情止

當不持以說人主是

辭能達意是其才又

一篇此王
三等人有
四般說
實一作陰

論文云點
知字作一
東

為名高者
視利為下
節為卑賤
為厚利者
視名為遠
事情而病
說者之無
心也
穆文熙曰
淡入世故
曲盡人情
意極富麗
句極奇崛
調極古雅
自是先秦
文字

然之章車軍 卷三

指人主此其權在人不可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
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
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遺矣
林曰見我折節求
賢止遇卑陋賤辱
此土此不可以當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
此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
其言而顯棄其身
林曰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一
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比前二種更難與言在今日
前二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此止不可不知也
文結上夫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也而語及其所匿也
事如是者身危
林曰無心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
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林曰有意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
行而有功則德凶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林

司馬光曰
揆人心伺
顏色而求
合則邪佞
詭譎無所
不至適足
以取於說
難篇蓋非
最得意之
文最失意
之遇
凌稚隆曰
秦王悅非
而李斯姚
賈害也豈
非此說其
有傷于同
計同行者
乎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
林曰嫌於
奪人止功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
知焉則身危
林曰嫌於
破人止私
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也以其所
不能已者身危
林曰勸阻大拂人意所以取怒也
已生故
曰與止論大人則以為閒己
林曰論尊貴止短
與止論細
人則以為鬻權
林曰論卑賤止長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林曰論其素所嗜好止事如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
林曰
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止類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
素所
不喜止事如商鞅說秦先
徑省其詞則不知而屈也
林曰
以帝道王道試之止類
過汎濫博文則久而久之
林曰厭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
不盡
林曰鄙
慮事廣肆則曰艸野而倨侮
林曰病其過縱
其過恭
其過詳
其過八句即

論文云點
知字作一
東

卷三

論文云又點知字作第三束

又曰前兩段俱以知字結此以知字起變法

申伸同

紉文子車軍 卷三

知智同

下文所云薄此說也難不可不知也林曰又總凡說也務者見疑也意

枉知飾所說也所敬而滅其所醜林曰飾莊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

所羞恥也此又根上文所說也心而分析也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恥處也彼自知其計

則無以其失窮也林曰有失則不為智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也

林曰有敵自勇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也林曰有所難則不為多力槩所以平

斗斛者猶俗言兜頭一蓋也規異事與同計譽與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也無傷也亦飾其所敬有與同失者則明

飾其無失也林曰併所同者亦滅其大忠無所拂辭悟言

無所擊排林曰悟言起悟也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

林曰如此始得入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辯知二字承篇首吾知吾辯二句來言非吾知吾辯也難以有所申其辯知為

難知盡也難也林曰盡謂盡言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淡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

其身林曰飾其身謂取富貴以榮華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也成也林曰相持即曠

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也後言盡字承篇首橫佚能盡句來言非設於橫佚能盡也難必得其所以

當盡也時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於其上也林曰必聽

於上不用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汙也則非能士之所恥也林曰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也意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

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林曰進說而起

一谷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

也謀也忠戮也以售詐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也謀也而關其息以戮非以其謀也忠戮也以售詐

紉文子車軍 卷三

論文云連
出三喻恐
排比難看
故中閉一
閉以閉隔
此仍借知
字作一小
東

也其子非
不愛也而
胡以滅其
所以為親
愛者非也
以市利也
嗚呼以春
秋之時而
有是以鄭
武公之賢
而有是又
何怪失後
世
董潯陽曰
非卒成于
秦之獄是
不能察愛
憎而演言
也哀哉

兵誰可伐者關其息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息曰胡凡弟也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
人龔胡取之林日進說而犯人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朕
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答者彌
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
子止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
賢之曰孝哉為母止故而犯則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
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林日進說
其主此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
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林日進說而過所故彌子之行未變

嬰櫻同

或云非作
說難而卒
成于說難
何反也曰
說難蓋其
所以成也
君子以禮
動以義止
合則進否
則退確乎
不憂其不
合也說人
主而憂其
不合則亦
無所不到
矣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主變也故有愛於主
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
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林日此段証上文飾敬滅
定於人主之愛憎必察其愛者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
而後盡其辯知不朕鮮不取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
騎也朕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
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林日結諭人
林西仲評 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游說之具在我雖難末難引起第二段謂
無當於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
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見信難第四段謂
遊說之術在於明人主之得失使無
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
庖虜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鄰父關
其思不善處知明迎合之難為二段三段實証

第六段引衛靈公慶憎至變明要結止難為四段實証末段以龍為喻嬰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止術從未有如此止描寫極盡者狀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成於水善奉者多成於鬪古今無不破止術而挾術有必窮止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恨坊註純繆相沿悞人不得不指出正也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主父偃齊臨菑人孝武元光元年及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主書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乃此書也

起句雄大
便令人主
有納諫意
筆頭上挽
得數百鈞
起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凱還師振
旅止樂
獮音鮮秋
獮為獮

此下悔字
是全篇主
意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嘗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論文云是武帝時之言且夫怒者逆德也

王鳳洲曰
此書以悔
字作主蓋
因武帝窮
兵欲其懲
秦而法祖
也文中子
曰帝殊風
靡其悔心
之萌乎予
謂啓之者
實偃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呂云先提此句

積音恣

踵糧一本
作運糧

殺一仁棄

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也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淡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始皇不悔處

此下又使字似與高帝悔此相照見秦皇不悔故又使前後兩箇不聽字皆同而前云又使天下後云高帝悔也此兩句便與乃秦漢所以分也七始皇不悔之禍

鑿與餉同

景古影字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朕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睡琅邪負海之罷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東睡自入瑯邪南海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鑿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

此帝悔處

復即秦事申言此應上日費千金句言無益也

此言四代不伐匈奴

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蓋悔之甚應前悔字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朕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論文曰一折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干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論文曰二折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論文曰三折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狀上及虞夏殷周論文曰又追而上也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論文曰四折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指秦皇漢高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論文曰五折且夫兵

呂云始終是借秦為喻

末以得失效驗歌動人主看到此處豈不感悟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

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故尉陀章邯得以成其私

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尉陀章邯此得失之效

也論文曰秦漢雙起項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論文曰秦詞前平平而起忽將秦高大兩

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也晚也

乃拜三人為郎中

鄒東廓評此書以悔字大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悔者亡有閭闔有照應全得孟子文法

林次涯評言匈奴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一事足為明鑒文字溫醇重厚實愈齷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也非春秋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李華字遐叔穎郡人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中拜監察御史

林西仲曰篇中以常覆三軍四字作骨其大旨歸重

多事四夷一語惟多事四夷所以常覆三軍也坊本

謂結語有守在四夷句重守不重戰守即仁義之用

為王道為文教其說未嘗不是但古之帝王必先安

內而後服外有仁義方可以守不是空空去守就

得仁義此毫釐千里之別也故仁義之道謂之王道

為也者非一日可效所以為迂濶及其既效堪以及

遠謂之文教故曰宣宣者布也於外也此不待戰而

可以屈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是也況守在

四夷之守音狩乃現成字面原與戰守之守着力字

義不同若泥定重守不重戰則李牧之破林胡應與

漢傾財力於幾秦守長城漢守陰山應與周城朔方

於笑矣何待分別得失哉文中初寫戰場景色因弔

歷代又從陳而戰從戰而覆從既覆而追想未覆之

文中初據亭長也說再則曰吾聞又曰吾想未段又曰吾聞如得也傳聞意象罔者讀之不知是歌是哭是笑是罵

浩浩乎平沙無垠林西仲曰復不見人復遠河水縈帶羣

山糾紛林曰既不見人舉黯兮慘悴風悲日曛林曰曛無光也蓬

斷艸枯凜若霜晨林曰終日之間鳥飛不下獸挺亡羣林曰

鳥無所得食獸無所藏身山水雖同但其閉景色蒼涼寒

苦無比○古戰場是古來戰鬪處也此處原無一定地名

開手突寫一番不是爭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林曰俗

出題方是向日不常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則聞林曰亭

知今日始知口吻常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則聞林曰亭

此常覆三軍四字是一篇之綱○自傷心哉秦歟漢歟將

開手至此止述古戰場下文方是吊傷心哉秦歟漢歟將

近代歟林曰總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以財萬里奔

秃路也連年暴露時止沙艸晨牧河冰夜渡朝夕地濶天

長不知歸路家不寄身鋒刃膈臆誰訴身不可保膈臆意

段言秦漢先列國爭戰秦漢而還尋事四夷中州耗斲

雖在中原其可悲已如此秦漢而還尋事四夷中州耗斲

無世無也林曰總言秦漢以古稱戎夏不抗王師天子也

戰文致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

為林曰此段言所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

林曰邊事所主將驕敵林曰驕敵便是主將期門受戰林

以重煉防野堅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林曰四

期門軍野堅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林曰四

方陳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

董份曰法重心駭二句真善寫軍士之怨

勢崩雷電林曰六句言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其交戰未覆

軍裝什物
雜用而載
此曰雜重

暮莫秋反

此言天時
苦寒直說
悽慘處

此言胡運
當興

此言戰敗
狀且言其
大槩鼓烹
力盡以下
始詳言也

茅曰長歌
北哀甚于
痛哭體貼
人情殆盡
讀也似有
悲風從窗
隙入

脛堅冰在鬚。鷓鴣鳥休巢。林曰：休于巢中不出。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

指裂膚當此苦寒。林曰：苦寒二字。總頂上八句。天假彊胡。憑陵殺氣以

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二句言剪屠之害。都尉新降。將軍復

沒。二句言被剪屠之苦。灰填巨港。火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

為枯骨。可勝言哉。林曰：自窮陰凝閉句至此。言三軍戰敗而覆。鼓烹兮力盡。矢

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灰決。林曰：此句承上三句。

來言對面接戰之時。既無戰具。生灰定狂呼吸。以起下文。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

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浙浙。魂魄結兮天

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霧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傷

心慘目有如是邪。林曰：自鼓烹句至此。是三軍既覆之後。追言交戰之時。狼力相持。到力竭處。無

可奈何。惟舉目見戰場中景色。凄絕如此。所以覆沒相繼。如上文所云也。作者補此一段。方見得歷代戰士。不是坐

以受殺。則有事邊方。總非計也。得也。坊本把鳥無聲。今六句。作後人所見。不但與起手重複。且上下文俱說不去矣。

吾聞也。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林曰：李牧趙良

將此言。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乎。林曰：任人與上

至策勳和樂。且聞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

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林曰：殷音班。赤黑。此言秦也。失。漢擊匈奴。雖得

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林曰：此言蒼蒼蒸民。誰無父母。

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

如友。生也何恩。殺也何咎。林曰：戰成者。其存其沒。家莫聞。

痛切入髓。通篇無一

以下言歷代用兵得失因敘其民生家室之情及悲傷之意令人惻然王維楨曰歷述其父母兄弟夫婦之情以見人不可殺何恩何咎也句尤痛切入髓通篇無一

明眼側目
相視之貌
一本作相
一相本倫
相

閉冗字至
收熟數語
更精到

續文章車軍 卷三

知林曰家字包父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明明心目寢寐見
也布奠傾觴哭望天涯林曰以不知其成天地為愁艸木
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林曰老子
後必有凶年鬼無所歸則為厲不但死者可傷而生者亦
可慮也○自蒼蒼蒸民至此總言驅無罪之民於戰場而
成傷慘也極嗚呼噫嘻時邪命邪從古如斯漢近代為之
奈何守音符在四夷林曰坊本以此句重在守上見戰者
沈尹戌也語謂天子德及遠方四夷代為守非屯邊以
防其侵也說也知此則當宣文教而不必事武臣矣包括
許尹內治之法在內人多不解

游俠傳序

太史公

王釐曰此
傳議論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

仲尼弟子
傳曰公昔
京字季次
子稱也

而氣勢闊
也春燠謂國
史也董份曰其
稱獨行君
子義不苟
容則亦非
退處士也
蓋故為抑
揚發憤而
作耳

前漢書
傳曰伏
諾師古曰
已必也謂
一言許人
必信也

乃游俠本
領

稱於世云林西仲曰韓非之言本非定論奈今至如以術
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王功名俱著於春燠固無可言
者林曰世人以術巧取高位用博功名其品實在儒
俠之下宜見譏笑而反無可言世俗之見如此及若
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林曰不宜以術當世亦笑也林曰二儒本非以文亂法
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獸以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林曰世俗雖笑而名垂後世有今
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非儒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林曰九字既已存以生
矣凶者存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林

讀史記 卷三

管者虞舜
可海上緩
緩急句辭
不迫而意
獨到
此正太史
公憤激著
意處觀其
言以術取
御相功名
但著者為
無可言獨
有取于布
衣之俠且
引虞舜等
以至孔子
之事証緩
急人所時

一大身二濟人三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大史公曰管
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
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
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狀遭此蕃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
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林曰承上言游俠所以足多者
以人之緩急有可委命也此
是太史公傳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故伯夷醜周餓於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越王跣躄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由之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三句出莊
子胠篋篇非虛言也林曰游俠之有賴於世如彼
而世俗不取蓋以世俗所重
者勢利不知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鬼論
德義可貴耳

鄉亭同

有苛熱游
俠者出而
濟之使拘
學之士雖
百數何益
于事
此數段抑
揚頓挫大
有光焰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林曰世俗所重既在勢利則
凡拘泥小義不合於世及不
如隨俗所尚可以獵得美名如上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狀諾
文以術取御相而大功名者也
應上言必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林曰遠近稱之謂其縱
成亦不顧世人之是非
耳九字作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林曰此就游
俠之大身言故士窮
窘而得委命林曰委託也應上
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
者邪林曰此就游俠之濟人言世俗雖不知其
大身之義而其濟人處則人所共稱也誠使鄉曲

予與同
効一本作
較或作效
並同

歷數春秋
諸公子以
其有所資
藉雖賢不

火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林曰二儒身任名教為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當世典刑士俠豈能及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少哉林曰功見就濟人言言信就大身言俠雖非
儒之比亦自成其為義安可以儒而少之乎古布衣
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

足稱正應
篇首以術
取宰相語

儒墨排擯
句是此篇
首意

倪忠曰延

陵吳季札

也太史公

作傳其不

名者必其

顯著者也

或曰季札

豈游俠也

子曰太史

公既重游

俠必援者

扞音翰禦
難也扶也

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矣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

林曰有藉於勢利至如問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而為俠便非難事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林曰惟其難所以可取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

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林曰因排擯不載故致湮滅傳止載

漢朝人故上文言古之俠靡得而聞此復言以余所聞漢

秦以前之俠湮滅不見乃文字中撇開筆法以余所聞漢

興有朱家田仲王孟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林曰應上以武犯禁句用一時字便為俠出脫狀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名不虛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也林曰如此方是真俠余非豪暴之徒可冒

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豪暴之徒同類

而其笑止也林曰意字甚淡非世俗所知世俗之所以不貴俠者因錯認為豪暴之徒耳無限感慨

隻漪園評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止又難以此直至扞當世之文罔與豪暴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確序旁引如且有足矣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宛曲矣

說商君說 趙良

林西仲曰商君車裂赤族之慘全在平日積怨畜禍所致而積怨畜禍又在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駸刑二語朕在商君當日欲強秦變法非是則今必不行猶吳起欲強楚明法審令不顧貴戚大臣之怨卒見殺於悼王晏駕之後事同一轍而商君為尤甚也趙良止言曲中膏肓至為商君畫策勸其退身薦

人以尊也
若皆殖援
子貢也子
貢既入貨
殖季札獨
不入游俠
乎

此証謂原
本者打戰
國策篇內
於同

賢施德於民實無可奈何也論而商君不從之意亦
 非驚馬戀棧蓋知怨毒叢積已久一旦失柄禍難太
 至所謂騎虎難下勢使朕也或謂范雎與蔡澤自代
 卒以自全乃退身薦賢之效不知范雎所慮者秦王
 一人之寵辱商君所慮者秦國臣民之怨惡胡可為
 比故趙良所謂危若朝露及翹足而待等語已把商
 君當作成人看待矣若龍時責其不師趙良之言亦驗其
 刻薄到底非謂用其言即可免於禍也此意何可不知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林西仲曰此句是全
 篇來歷下文積怨畜
 禍等語痛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子孟蘭皋
 發此意名今鞅請得交可乎欲用趙良曰僕弗敢願也林曰舜其
 用原本
 此句下尚有十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林曰原本趙良
 答語七句坊本
 俱節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林曰全篇把此二
 句發議此二句是
 商君再問也詞上文尚
 有七句坊本俱節去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粥養同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林曰恐有觸犯取罪原本此
 句上尚有二句坊本俱節去商君曰語有也矣貌言
 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有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林曰上言交此言事謂
 得聞正言將進友而為
 師不但罪
 其觸犯已也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
 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林曰舉國無有望其貴者則不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由近臣進身可知所以為名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林曰則國中
 為事可知所為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林曰則國中不以
 駿刑驅民從己可

款叩也

卷三

知○所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林曰則國中無杜門不出五

殺大夫也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林曰則為相

特德不持力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林曰則生前無危亡也此五殺大夫也德也結

文五殺大夫今君也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王非所

以為名也林曰出身不正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為功也林曰築冀闕宮庭于咸陽秦刑黥太子

也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林曰總論其殘刻

也此教化民也澆於命民也劫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

教化民
二句泛言
于命令舊
注貼商君

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
傳又一
反覆五殺
大夫

誤也

外易非所以為教也以左道建去威權在外革易君命也

四句根上殘傷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也貴公子詩

日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遠以詩觀也非

所以為壽也林曰禮當貴也八議亦有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怨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日得人者興失

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林曰二段俱根刑君也

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

操鬪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林曰防積怨

書日特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也危若朝露林曰怨望者總

備也又愛文法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鬪戰類也

此段又變
文法不用
非所以字

一種鼠見
人則交其
前足而拱
謂之礼鼠
亦或謂拱
鼠

凡范

五〇

恐此致事亦不能救太史公答其不師趙良之言過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揚獵是時帝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

先借勇力者以為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林曰以退身讓賢施德于民君尚將地於富寵亦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林曰捨不得富貴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大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公可翹足而待林曰所恃者惟秦王一人信用若秦王外則舉國皆讐言欲甘心者必眾已上逐段痛發商君治秦非五殺大夫之夫商君弗從林曰還是自己打算不過非以趙良之言為不當也鄒東廓評此說敘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關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為法唐荆川評陳兩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九弄掌中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林西仲曰物字人獸俱在內故力稱烏獲捷

如上述諫史記文帝從霸陵上欲而馳下峻陵袁盎騎車擊轡上曰將日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傲矣今陛下下驂六駟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高廟太后上乃止相如諫語意出此禍一作害

陵喬王世貞曰分明是借獸為喻不設斥言博浪之推是好議論還意

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也獸亦宜狀林曰已上言猛獸中亦當有尤猛者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林曰提出卒狀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林曰獸見逼驚其地不能自存拚死出關舊註謂息慮不存大誤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林曰不及不暇不得用俱從卒狀阻險中塞道之物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先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林曰兪禍之至近此段言雖萬全無患狀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林曰轉出天子大體來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林曰馬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林曰變即銜檠之變其為禍也不亦

揚慎云輕
萬乘至以
為娛二句
一篇至意

格言

鄙諺四句
尤有力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林曰萬有一危根上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者也林曰言天下事大抵如此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林曰謂身可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鄒東廓評此書曲盡口微情狀文勢起伏意

林西仲評此全為陵阻險射猛獸而發說得悚狀可畏絕不提

諫逐客書

李斯

林西仲曰秦之逐客以宗室大臣謂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閒耳李斯既在逐中其生書似不便

段以古帝王能廣收眾益而秦不然形也第四段以客為諸侯用能害秦國恐也利害鑿鑿可觀不必請除其令而今自除乃不諫止也諫止也細玩行文落筆時胸中必有一段無因見逐不能自平之氣故不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林西仲曰管者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

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林曰用客成奉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

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疆林曰用客成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由余戎人
百里奚虞
人
蹇叔宋人
丕豹公孫
支俱晉人

標云不引
他國事只
說秦亦有
意
唐荆川曰
不產于秦
句是作斷
案下面方
好折他

沈蛟明云
強秦

今治疆

林曰用客成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穰在魏再也

內納同

織離良馬名 蓋大免也 皮可冒鼓

讀此意 中閒多用 伯西戎至 今治強散 六國從蠶 會諸侯等 語以歌動 以上語意 已盡向使 四君數語 又隱括上 文而覆說 此蓋見客 不可逐文 字最有明 關 反覆痛快 漢得作文 之法未可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皋之險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而事秦功施到全 林曰用客成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林曰用客成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林曰收上四段 向使四君卻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秦無疆大之 名也 林曰此四句言四君若無客必不能成功明客之不 宜逐與范雎說秦王同一腔調 自起手至此總作 一文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 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 林曰把秦王喜用異國之 物辨起 若論行文之法

駃騠音決 提良馬也

珥瑱也 宛傳音地 名

駃騠音決 提良馬也 股也

以人廢言 唐荆川云 此數寶句 與五子不 產于秦相 應此下意 有三段文 有三變 三段一意 反覆而語 不相沿蓋 見精采 茅云此又 以音樂明 此所謂隱 而諷之主 雖暴必容 者

此處亦可徑接快意當前二句但不反 覆變換便少曲折波瀾非先秦文字 必秦國之所生狀 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銷 衛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 林曰又把前一段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 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狀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太於側也 林曰承上文趙國之女不充後宮句夫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 衛桑間韶虞舜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林曰 又補

出音樂來以不用秦而用真今取人則不狀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狀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

玉林曰四字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又安故不言客而言

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林曰把人與物相較

不明重輕大為失計自致崑山之王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林曰三句喻士是以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

眾度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

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與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散西

讓推卻也
就成就也

集威云則
字衍

呂云名言
真西山曰

只就逐客
一事生枝

生葉反覆
頓挫有燕

限精神如
韓信用兵

運智出奇
尋常不可

臆度真秦
漢間第一

等文字未
易以人廢

也鄒東廓曰

李子投人
主之欲設

喻進諫而
詞氣精采

無一字懈
急則是一

種巧鬼學
者熟玩此

等文字纔
能打破得

此等關駁
過人遠矣

向襄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林曰客既

為敵國用以圖秦是資以抗秦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具也此段言逐客非秦之利於秦所以釋其為主游閒之疑

也也妙在根上文把物與士今卻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

也林曰民即上文人民客被逐則願忠之心不得內自虛而

外樹怨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林曰諸侯俱為秦害

危况設言跨海內制諸侯乎此段言客來事秦者

多欲効忠於秦一見逐則忠改為讐其為秦害不小

樓迂齋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開兩三節反覆起伏畧如轉

羅景綸評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

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

揚慎曰此書當是吳王逆謀未露必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

續文庫車庫 卷三

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凶林西仲曰上全字所以自全之道下文積德累行是得

全棄義背理是失全下全字猶言比也○二句是一篇之綱舜無五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理上不絕三光之

明合天德下不傷百姓之心者順人有玉術也林曰此言得全全昌者下

也將失全全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林曰君臣大義與父子天性同不得不諫加意念鑒

其直惻怛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明白痛切竟不能回吳王

此二段中語俱本孔叢子之惑者利令智昏也

叔蠡也 究竟也

景影同

按畏景也說從莊子脫化來畢竟不及莊子莊子云人有畏景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林曰喻以吳

道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林曰喻漢方疑且

速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林曰喻吳受

復其出不出閉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林曰喻

存心之交能聽直言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

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林曰安危難易之分決於變與不變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

惑也林曰舍安易而就危難人所不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

惡迹而去
止走者舉
足愈數而
迹愈多迹
愈疾而景
不離身自
以為尚遲
疾走不休
絕力而外
不知虛陰

統同
餘并欄木

真德秀曰
福生二句
以下皆言
禍福起于
細微以風
吳王真天
下名言且
禍福字比
上安危字

搔一伯隆
蹠也
底厲砥礪
同

憂痛切
王慎中曰
一篇談論
到末愈覺
精神而不
見其損有
茅鹿門云
篇中或長
喻或空譬
凡十有四
五勢若沛
江河聯若
貫珠璧讀
亦能動
人朕文體
少仄矣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倉寒也養由基楚之善射

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

射矣狀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棄未知操弓持矢

也林曰已上喻已見微知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狀也林曰已上喻禍福有所始其得禍得福亦非一

日之故如招亡命鑄錢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銜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徑直捷夫十圍之木始

生而槩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末生先其未形也

林曰申上文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林曰福基如種

樹畜樹畜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凶林曰禍胎如磨礪底厲

說入正意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看去重

林西仲評吳謀甚秘此時欲諫一字著迹不得初以道理

處起再言反事必不可為中言反謀未有不露未言轉禍為福在於早改前非層層批之譬語使吳王意會高絕

○○論神怪 谷永

武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祠故天子書言祭祀
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

身狀無大貴盛者谷
永說上帝善其言

胡惠泉曰
發端數語
可謂知道
之格言

遺古蓬字

淖音關

起句托天
地萬物土
說便見學
術正處
此段先敘
左道幻術
茅云挾左
道者類倡
黃治之說
自謂仙術
永獨以姦
人言之未
復云再令
姦人有以
窺朝者深
斥邪說可
為卓見

洋洋美盛
也貌
湯湯空曠
也貌

周信鬼神
甚弘事見
史封禪書
楚信神怪

漢信神怪

扼擊與搯
腕同

六句曲盡
奸欺之狀

諸族愈叛
及身辱國
危數語有
頓挫皆是
藉以恐懼
成帝

此管到貴
幸作一句
言皆以仙
指得幸也
茅云漢武
刻意求仙
至以愛女
妻方士顛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不灰之藥造與輕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影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閭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與山石燕極言其長壽比黃治變化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冰上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狀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云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灰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

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也湯湯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管周史甚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方齊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治祭祀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夢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擊音腕掌後節中也

井賣園口賣

詐得謂王
上得其詐
偽之情

或曰隆恐
際字譌
東涯曰三
五謂漢高
祖至文帝
武帝三世
五世也應
上文新垣
平等事

續文章軌範

卷三

三

未詩長石詩

倒止極末
年乃悟曰
世豈有仙
人節食服
用豈可少
病耳此論
卻甚確
一徵最緊
關答滯
夫有云但
聞方士騰
空去不見
童男入海
還則是此
意

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

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止姦紛紛復起轅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夫周秦

止末三五止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

求止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止驗足以揆今經日享方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

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鄒東廓評此篇首敘左道蠱惑止幻術次敘歷代偏信止禍害反覆攻刺崇正闢邪務引君於當道不特

文章止
工也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三

